

深度品读

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

——重温《梦圆大地：袁隆平传》有感

李钊



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这位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老人，留给世界的，是他一生追逐并将传承下去的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梦圆大地：袁隆平传》(姚昆仑著，中国地图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作者以大量的一手采访资料、水稻种植史料和杂交水稻知识为铺垫，突出反映了袁隆平的超人魄力、求是精神、创新方法、人生哲理和高尚情操，这些优秀品质帮助他建立了丰功伟业，也为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作者带领读者走进袁隆平的世界，了解大师独特的成长经历，体味理性的阳光和科研的韵律，感受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真情。

袁隆平走上杂交水稻研究之路并非偶然。他出生于书香家庭，原本人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但他从小产生的学农志趣，让他执意报考农学院，选择做一颗扎根大地的种子。在农学院学习期间，自己经历过饥饿，也见过农民吃不饱饭的袁隆平更是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专业研究出高产水稻，他的“逐粮梦”由此开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并不平坦。十余年的梦想追逐，他基于先前文献，向专家求教，与农民为友，以大地为师，虚心求教，孜孜探索，大胆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经过与团队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4年得到提高产量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全国性协同攻关选育完成后，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增产效果明显，极大推动了中国粮食生产水平的飞跃，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这一过程中，他的研究曾在特殊时期被打断，提出的设想遭受过质疑，寻找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一波三折……挫折和阻碍从未让他停下脚步，心中坚定的信念和梦想，一直鼓舞着他，风雨兼程，只愿向前，在杂交水稻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路上永不满足。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袁隆平一直奔跑在路上，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从未停歇。2000年，袁隆平团队培养出“两优培九”，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一串串数据在“禾下乘凉梦”的指引下，经过袁隆平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不断在向前延伸。

袁隆平一生致力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一组数据成为他追逐“杂交稻覆盖全球梦”的最好注解：杂交水稻已推广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种植面积约700万公顷，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因为他的育种成果，填饱了肚子，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

袁隆平生活十分简朴，住的是十分普通的房子，把政府给他的别墅也当做研究基地，身上穿的是几十块钱买来的衣服，手上戴的是260块钱的手表，开的是一辆5万多元的小汽车……他将80%的时间花费在农田里，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常能看到他在烈日底下走进试验田的身影，而在今年3月，91岁高龄的他仍奋斗在三系杂交稻研究基地。他为人低调谦和、平易近人的态度，风趣幽默、妙语迭出的语言，让人领略到无双国士的风采，他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追逐梦想的精神，更是感染了无数人。

袁隆平将一生沉浸在稻田里，用一粒种子书写波澜壮阔的稻田史诗，在追逐梦想的征程中，将功勋镌刻在广阔大地，印在百姓心上。斯人已逝，他留下的精神“种子”必将代代相传，用不懈奋斗书写新的璀璨华章。

新书架

《心安即是归处》

季羨林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季羨林用质朴的文字向世人传达一个理念——心安即是生命的归处。本书旨在阐释先生的生命智慧，谈人生的意义，谈读书、处世、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跟每个人密切相关的生命话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我们了悟人间万相的本真，拥有应对世事的智慧，万事安然而于心，从容而行。

《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

高建国 著
作家出版社



焦裕禄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其间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作者重返历史现场，艺术而全面地还原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续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奉上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跌宕起伏的命运变奏，大气磅礴的真情书写，精神的大河壮丽无比。

《极简生活家：极简主义生活指南》

(德)莉娜·雅赫曼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何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逃离不断压迫着我们的外界负荷？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极简生活中寻求答案。本书通过讲述这些受益于极简生活方式的达人故事，从家居、时尚、健康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告诉读者，如何开启极简生活之旅，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极简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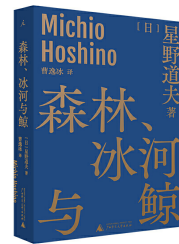
本版投稿邮箱：symtywb@126.com

读书笔记

大地知晓一切

——读《森林、冰河与鲸》

林颀



“大地知晓一切。你一旦犯错，大地就会知道。”科尤康印第安人如此告诫。

这句箴言出现在《森林、冰河与鲸》(日)星野道夫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里，这本书引用了许多类似谚语，其中包含的智慧，大多指向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全书从“渡鸦民族的后裔”讲起，很多印第安部落和爱斯基摩人都认为渡鸦是他们的创世神。追寻渡鸦的传说，意味着，追寻人与世界自古以来的联结。

《森林、冰河与鲸》是星野道夫的遗作。1996年8月8日凌晨4点，棕熊袭击了库页湖畔的帐篷，睡梦中的星野道夫罹难，享年43岁。

这不长的一生，有一半的人生，是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早在1973年，星野道夫就尝试与希什马廖夫村的爱斯基摩家庭共同生活了三个月。26岁时，星野道夫就读阿拉斯加大学，此后，长年居住阿拉斯加，以拍摄北极圈自然风光与人文场景为己任。森林、冰河与鲸，苔原、驯

鹿与熊，极光、渔舟与山，星野道夫把镜头对准了深爱的这一切。

阿拉斯加四季分明，并非我们以为的沉寂荒凉。某个瞬间，冰河发出一串“咯嘣”的响声，春潮汹涌，枝头吐蕊，阿拉斯加的春天虽然短暂却极其盛大。这里的自然有一种不停歇的跃动感，季节变换之快，人还没反应过来，新的季节就来临了。

星野道夫擅长自然摄影，他的随笔写得也好，文字清新洗练，真诚质朴。他像孩子那样为美丽的事物而喜悦，又以成人的责任感不断地向世界传递美。除了拍摄、记录阿拉斯加之外，星野道夫还经常回日本做演讲，有时带领中小学生来到阿拉斯加实地体验自然的神奇，激发人们的环保意识。

星野道夫为大自然的魔力着迷。起初他打算先努力个五六年，想办法总结出一本以阿拉斯加为主题的影集。结果十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星野道夫扎根在了这块土地上。

对大自然的向往是初衷，另一

个重要的理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阿拉斯加住着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还有许多从美国本土过去的白人。星野道夫主动融入当地的社交，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他都写在文章里。星野道夫超越了旅行作家和摄影家的身份，更接近人类学家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星野道夫不断邂逅各种各样的人，就形形色色的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老人讲述着关于渡鸦、鲸鱼、驯鹿的神话，世世代代伫立的图腾柱依然铭刻着来自远古的忠告提醒，还有阿拉斯加独具风格的民间工艺品，雕塑、面具和陶器，有时还能在冻层里找到猛犸象的化石。星野道夫与爱斯基摩人一起出海，以传统方式捕鲸，参加狩猎和夸富宴的仪式，他们是乐意接纳的一份子。

星野道夫“好奇别人的活法”。19岁那年，他在旧书店里发现一本《Alaska》摄影集，阿拉斯加成了魂牵梦萦的命定之地。星野道夫了解阿拉斯加，他说露营的时候最需要小心的莫过于熊，很多次，熊来了，走了。最终，他没能避开危险。在阿拉斯加，生与死的风暴实在泾渭分明。

“每一个温暖的夜晚/在月光下入眠/用一辈子的时间/让那光亮进入你体内/然后你就会发光/终有一天/月亮会觉得/你才是月亮。”克里印第安人的诗歌，名叫《灵魂归家》。

纪实

万全与李时珍齐名，明代有“万密斋的方，李时珍的药”之说。万全原是廪生，科场不得志，便接过父辈衣钵，医药济世。儿科又称“哑科”，概因如此，万全临证尤注重望诊。他在家传十三方的基础上归纳出小儿三种病因，提出不滥吃药、以预防为主方针，颇有创见，他发明的“万氏牛黄清心丸”至今仍是治小儿急惊风的良药。万全也精于妇科，他根据妇女生理、病理特点，指出应培补气血、调解脾胃，这一见解在中医学妇科史上影响深远。万全行医足迹遍及罗田、蕲水、营山、麻城、黄冈，远至武昌、郟阳等地，活人甚众。万全一生专注于儿童天花、麻疹治疗，晚年集三世经验著成《万氏

痘疹全书》，成为护佑儿童的“万全”之书。

明末清初，以吴又可、叶天士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在江南异军突起，吴又可所著《瘟疫论》堪为温病学奠基之作，叶天士所著《温热论》为温病学说提供了理论和辨证基础，标志着中医学防疫正式从张仲景的伤寒时代进入吴氏的温病时代。紧随其后，温病学专著叠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有薛雪所著《温热条辨》、何梦瑶所著《伤寒论医案》、杨栗山所著《伤寒温病条辨》、熊立品所著《瘟疫传症汇编》、余霖所著《疫疹一得》、吴塘所著《温病条辨》、王士雄所著《霍乱论》《温热经纬》等。众医家前赴后继，接力开创了中医学防疫新纪元，并

山西教育出版社

79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雄居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医人手中最有理论武器便是温病学说。

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葛可民经用仲景白虎汤加减，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7年，北京乙脑流行，蒲辅周用温病学说做指导，创立“乙脑”治疗八法，疗效达9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9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吱扭一声，小叫驴停了车。老义睡眼蒙眬，到了？是的，到了。

那几年，在运城高头村的路边，如果你看到一辆小驴车吱吱扭扭，一个庄稼汉晒得眯眼迷离，在西斜的阳光下悠然自得，那就是老义。

老义的车走过街巷，村里伙计会喊，老义，又走运城过瘾啦？

老义嘿嘿地乐，算是答应，也是得意。

不管人们揶揄还是嘲笑，老义走完了晚年的日子。

老义死时，也就不到七十岁。

村里盖院子，已经时兴一砖到顶，水泥圈梁。老义的泥土房子，歪歪扭扭瑟缩着，实在丑陋。村里重新规划巷道，叫来一台推土机，呼啦啦推了，很快，老地基上，新房子光鲜挺拔地长起来。

老义这一家，就这样没了踪影。

老义不干了，高头村的铁匠铺子并没有开张。老义死后十几年，老雷师这一门铁匠却是兴旺发达，非常火爆。世事沧桑，乡下人也要学会以应变。

铁匠雷师的儿子叫

顺森，也跟着老雷师当铁匠。

农业社散伙以后，老义不干了，小雷师顺森子承父业，支起了铁匠炉子。上世纪80年代，小雷师还是以打造修理农具为主。90年代以后，耕作都用机器，铁匠炉子就废了。这个时候，农家有了钱，农村盖房，家家户户都装起大铁门，红红的，喜气耀耀。小雷师顺势而为，改做乡村铁门。谁家盖房不装大门？你阔气我要更阔气，小雷师生意登时红火得很，比做务庄稼，来钱多了。

老雷师歇业了，小雷师做铁门却发了。铁匠也要转型，才能抓住商机，做大做强。

老雷师老老去那几年，小雷师早已在城里买了房子，搬到运城去住了。

随笔